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鄧金文

駢志卷十五

明　陳禹謨　撰

辛部上

人所以有姓

人所以有氏

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所以别婚姻也故紀世别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

[library seal stamp]

姓不得相娶所以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曰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言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宫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

又人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别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絶世也

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

刑德攷曰堯之命表稷契賜姓于姬臯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桼潛夫論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

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宫東郭西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是屬而不可勝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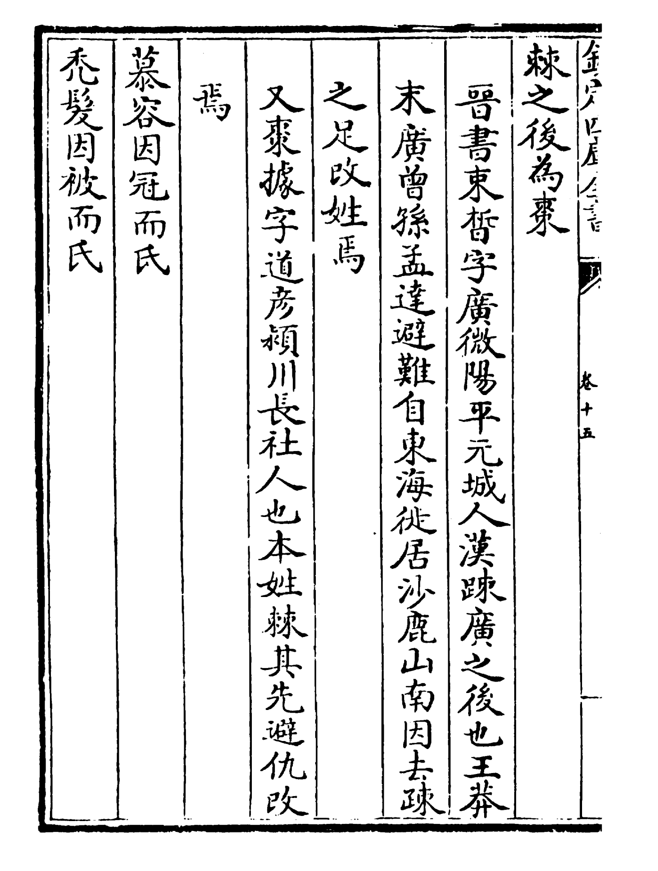
楚狂接輿姓陸

東方曼倩姓金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官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東之先為跡



棘之後為棗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改姓焉

又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

慕容因冠而氏

禿髮因被而氏

載記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
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又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
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
以鐵為氏
以石為名
載記赫連勃勃下書曰帝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
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

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
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劉鋭如鐵皆堪伐人
晉書桓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
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
申繻命名對
孫休命名詔
左傳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
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晋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吳録載孫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已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莤莤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𩅗𩅗音如兕觥之觥字𡕌𡕌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相相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

物之舉次子名瘛瘛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𤍠𤍠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裴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以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

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絶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徴矣

孟子父名

孟子母名

孟氏譜曰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

漢高父名

漢高母名

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唐顏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説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

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也按洪容齋氏曰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煓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承禎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曰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于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游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溫氏皆指媪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云

顧元歎之名為蔡邕所與

桓元子之名因温嶠所稱

江表傳顧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録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邕之所歎因以為字焉

晉書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

賜改其名

賜復其名

舊唐書路嗣恭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改其名

唐書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

是卿也賜復名萬福

商臣巫賢

齊臣巫賢

尚書君奭篇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咸子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

厥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賔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又何患乎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兩曾子

兩子思

秦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故授之業　按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然則子輿為北曾參矣

闕里志孔伋字子思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益顏子蚤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

左傳鄭駟秦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齊王猛服東郭書謂如駗之靳

秦王猛遇苻永固謂若文之尚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

之如驂之靳杜注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以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聲師和所

以能克

載記苻堅字永固常從容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　又南史王猛歸欵隨文帝大悅謂辛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鄭行人子羽

衛行人子羽

左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又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

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蔿賈料子玉

仲由見子玉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成得臣也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

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魏舒善謀

魏舒徐籌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注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晉書司徒魏舒每有大事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王良御簡子

王良代宣秉

左傳晉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子良即王良）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免之死不在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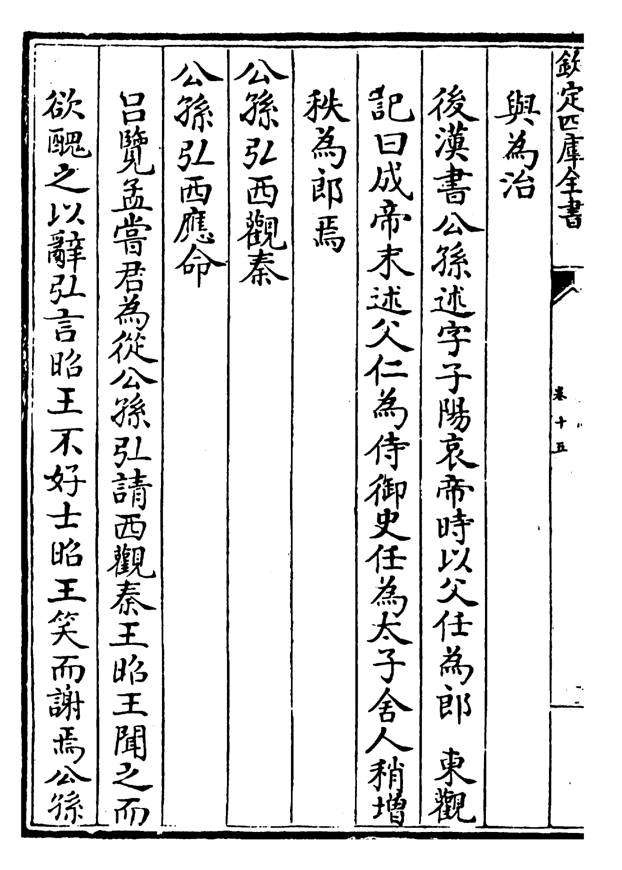
後漢書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

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惙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秦昭王時公孫述

漢哀帝時公孫述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主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而主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世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



與為治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

公孫弘西觀秦

公孫弘西應命

呂覽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請西觀秦王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弘言昭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焉公孫

弘可謂不侵矣

史記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又後漢書虞延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

王而止是有三公孫弘矣

秦趙高為丞相

漢趙高為太守

史記秦二世三年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

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淸河太守作公廳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黄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秉適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閭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

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

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漢高帝時貢禹

漢元帝時貢禹

漢書魏相述高帝時蕭何周昌等議春夏秋冬天子

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

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

殃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

又貢禹以明經絜行著聞元帝徵為諫大夫數虛已

問以政事

田仁推任安

秦宓薦任安

史記武帝名見衛將軍舍人田仁任安二人前見詔

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任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蜀志秦宓薦儒士任定祖曰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丈之高而忽萬仞

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按益部耆舊傳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宇行齊聲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愆

漢成美王商之固守

秦宓美王商之厚黨

漢書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

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

蜀志劉璋時秦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

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
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
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
非禮所稱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
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
祠堂速定其銘
張良為成信侯
張良為右僕射

漢書張良間行歸漢王王以良為成信侯

載記永和五年石季龍僣即帝位以尚書張良為右

僕射

孔安國承武帝詔作尚書傳

孔安國承安帝詔領東海郡

論語正義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為漢武帝博士承詔

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　漢書孔

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
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
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
說

晉書孔安國孔愉子也以儒業顯孝武時甚蒙
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

張禹封安昌侯

張禹封安鄉侯

漢書張禹字子文宣帝甘露中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後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

後漢書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節儉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西漢宋弘為中常侍

東漢宋弘為大司空

漢書長安孫寵游說顯名與息夫躬謀曰時無益有

大石自立開邪臣託往事以為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杼杓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埶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矦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

後漢書宋弘少而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

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

漢李廣為士夫所信

齊李廣為士流所愛

漢書賛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誠信於士大夫也

北史李廣齊文宣時掌書記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

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

漢李陵遂降於虜

唐李陵見殺於蠻

漢書李陵軍既敗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糒一半氷期至遮虜鄣者相持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

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注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

唐書張柬之論姚州戍云置姚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

朱買臣衮告張湯

朱買臣衮害豫章

漢書朱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張湯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隂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梁書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告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摎世祖志也

兩子夏俱稱材能故謂欽為盲子夏

兩夏侯俱為將軍故謂惇為盲夏侯

漢書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

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别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

魏略夏侯淵與夏侯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魏志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右將軍王莽

新都侯王莽

漢書燕刺王旦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謀為逆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按張晏曰王莽天水人也字雅叔）

又王莽字巨君永始元年封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愈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

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

立盆子為帝

推盆子為主

後漢書赤眉欲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

北史尒朱世隆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元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

張衡不自驕尚

張衡頗自驕貴

後漢書張衡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

隋書張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

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

漢李杜齊名

唐李杜齊名

後漢書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杜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譛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

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
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
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
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
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
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
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
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又

李雲素劉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

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祀雲墓刻石表之又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

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　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同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舊唐書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

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深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

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葢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滛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歴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穏然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

效齊梁則不怠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纎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流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尼考鍜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

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

張玄清淨無欲

張玄清介高行

後漢書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

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從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問難極日

蜀志張紘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　按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

子綱子綱絃字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霸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張溫以車騎將軍出討

張溫以輔義中郎出使

後漢書中平二年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宫伯玉十一月張溫破北宫伯玉于美陽

吳志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孫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

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産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

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賫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張綱埋車輪

張綱脩攻具

後漢書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歴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按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廵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宋書武帝北討慕容超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太山太山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以示之城内莫不失色　按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

吳嚴武以圍棊知名

唐嚴武以門蔭策名

吳錄曰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

舊唐書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

吳桓彞不肯署名

晋桓彛不從偽降

吳志孫綝使光禄勲孟宗告廟廢孫亮名羣司議曰少帝荒陋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彛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漢晋春秋曰彛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録曰晋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彛有忠貞之節

晉書蘇峻之亂桓彝據廣德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桓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韓晃所害

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評曰二桓姓名既肖節義復埒異哉

王沉文籍先生

王沉東野丈人

晉書王沉字處道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于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又文苑傳王沉字彦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

載記劉聰朝復有一王沉

太原王澄

琅邪王澄

晉書太原王濟弟澄字道深辯慧有才藻

又琅邪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窻而走

司空張華

僕射張華

晉書張華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

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功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載記姚興遣使聘於慕容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

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與之必先取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

中書郎成公綏

太史令成公綏

晉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儁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

載記義熈三年慕容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

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

劉弘為荆州刺史

劉弘為泉州刺史

晉書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劉弘率前將軍趙讓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戶羇旅貧乏多為

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

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

劉景升以禮壞樂崩令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

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

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

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

旋返送署本署

隋書劉弘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

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　後漢書

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為司空

秦將姚崇

唐相姚崇

載記鮮卑薛勃于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姚興

興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舊唐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還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丞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

今仲舒何如昔仲舒

今李膺何如昔李膺

南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蕭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

面師古注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又李膺為新昌侯蕭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按後漢書李膺字元禮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文章李益　詩人韓翃

孝子江泌

舊唐書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

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廻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于時故時謂妬痴為李益疾　新唐書時又有太子舍人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按因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甞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

曰大堪笑今日局席
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唐書韓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 按本事詩天寶末舉進士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時建中初也

唐書江泌字士清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

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黄
門郎愈子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子江泌以别之

太公號尚父

子儀號尚父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舊唐書德宗即位詔郭子儀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
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
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

罷諸子弟女壻拜官者十餘人

商太宰

吳太宰

列子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

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左傳公會吳于槖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越絶書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絶吳之世

趙平原君

漢平原君

史記平原趙君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葢至者數千人

漢書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矦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

陽矦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矦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矦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矦乃奉百金梲列矦貴人以辟陽矦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陽矦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矦行欲遂誅之辟陽矦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蕭何封酇侯

鄼宫封酇侯

漢書蕭何傳漢五年高祖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

酇屬南陽食邑八千户

後漢書臧宫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光武以蜀新定拜宫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酇侯

路博德為伏波将軍

馬文淵為伏波將軍

漢書路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時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援平嶠南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援軍還將

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于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案東觀記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

令印皁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大馮君小馮君

大秦君小秦君

漢書馮野王字君卿立字聖卿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

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唐書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大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稱也景通貞觀中為洗馬

大南郡小南郡　　大鄭公小鄭公

大鴻臚小鴻臚

南史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弟之亨字嘉會代之遴為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北史鄭述祖字恭文少聰敏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齊天保中為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廵省使嘆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鄭兖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兖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歳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盗

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魏畧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

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

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郭伯濟封汾陽子

郭子儀封汾陽王

魏志郭淮字伯濟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

改封汾陽子　按淮初封陽曲侯詔曰昔漢川之役

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内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

舊唐中上元三年河中軍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郭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

據此是前後有兩郭汾陽矣又劉宋王華以誅徐羡之功追封新建縣侯其子定侯嗣爵本朝王伯安尊人亦諱華所封伯爵亦得新建可謂數之巧合

李衛公藥師

李衛公文饒

舊唐書李靖字藥師裔孫芳任鳳翔府司隸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

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唐書李德裕字文饒既被放左拾遺丁柔立内愍傷之為上書直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賜尚書左僕射距其没十年

萬石君

萬石嫗

史記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

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又後漢書馮勤字伯偉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八尺三寸八歲善計銚期薦於光武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歷官司徒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

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

萬石嚴嫗

韋氏父子入相

漢書韋賢代蔡義為丞相時賢年七十餘為相五歲

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李氏父子復相

舊唐書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

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
為異事

三日歷三臺

十旬遷四職

後漢董卓切敕州郡舉蔡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
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
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

北史唐瑾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

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　又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

三世山陰

三世觀察

齊書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傳僧佑在縣有稱子琰為武康令還山陰令尤明察又著名二縣皆謂之傳聖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

不以示人時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玦子劇代玄明為山陰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别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舊唐書崔郾字廣略眧愨時為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還鄂岳浙西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嘗貰一

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子瑶歷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為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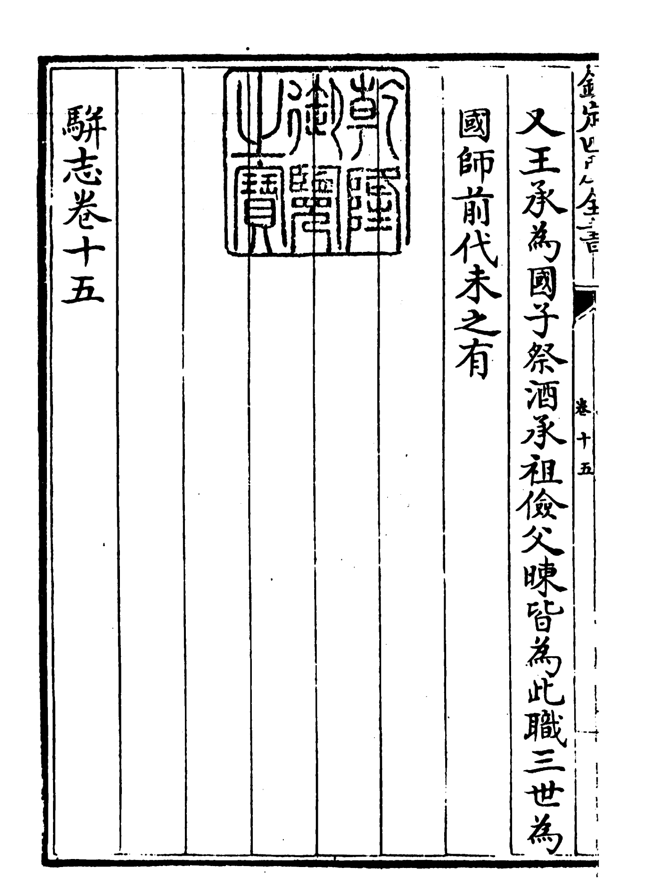
觀察使

祖父並經此職

祖父皆為此職

南史謝舉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

前代少比



又王承爲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

國師前代未之有

乾隆御覽之寶

駢志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駢志卷十六

明　陳禹謨　撰

辛部下

梁武帝迎佛髮

唐憲宗迎佛骨

南史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送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

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　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舊唐書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

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韓愈素不喜佛上疏諫

以頭施人

以眼施人

水經注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

又阤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為菩薩時亦
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
鉢容二斗少華投中便滿
鉢受三斗終日香花不滿
法顯傳阤衛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
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然八
象共牽復不進王知緣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
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

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

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寳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

掘視惟有一石

改葬惟有空皮

晉書佛圖澄卒於鄴宫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

舊唐書道士劉道合為高宗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藥自服仙去

伯陽乘青牛

君達騎青牛

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

老子果乘青牛而過

神仙傳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人

青鳥西方來

赤龍東南上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侍王母傍

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去

魚知名

雞知名

蜀普録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飣五鉢日

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牢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於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别而至
舉羅張之得一隻舄
以石擲之得一隻履
後漢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

今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而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驗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鄧德明南康記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淩虛歸家曉則還州甞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朽索懸石試長房

白髮懸石試偉道

後漢費長房從仙翁入深山踐荊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

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

真誥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上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顔無變色心安體悦卧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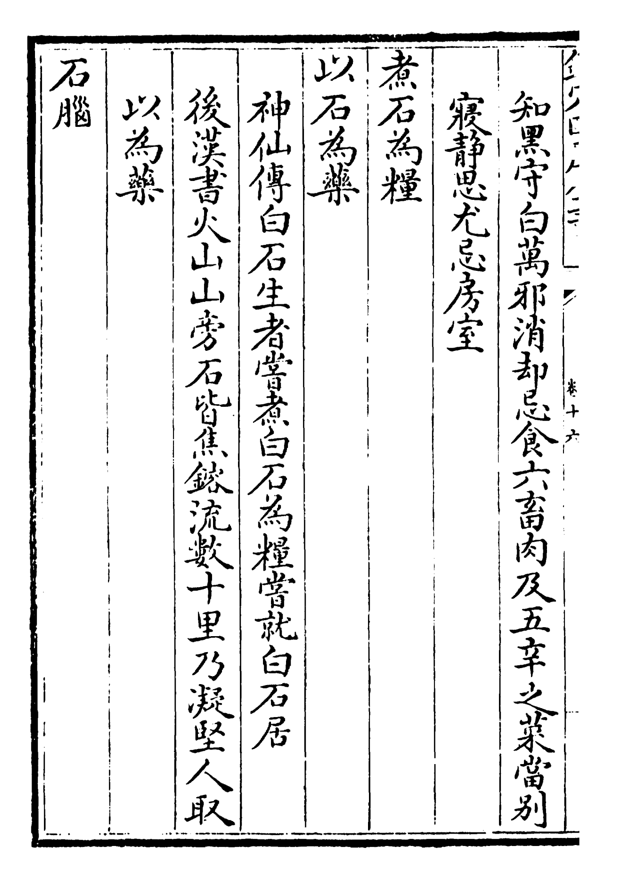
服三氣

存三氣

真誥沈幼仲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

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五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

又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黄氣三氣俱先如雲以覆身上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内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於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黒求死不得



知黑守白萬邪消却忌食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室

煮石為糧

以石為藥

神仙傳白石生者嘗煮白石為糧嘗就白石居

後漢書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

石腦

石髓

真誥姜伯真數在方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山北穴下繁陽子昔亦取此服北埒山中亦有此物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輭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

又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 又晉書杜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

飲霞

服霧

論衡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返家人問其狀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不饑

真誥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己先閉目内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纒在面上鬱然因又

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

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究屈五色洞天神烟合啟

金石華真翡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

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

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

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游

上巳取槐子

上寅採甘菊

梁書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髪皆黑

太清草木方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長生

通神

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日採名

曰玉英六月上寅日採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採名

曰金精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長生者根莖是

也

五穀為養五果為助

五畜為益五菜為充

黃帝內經藏氣法時論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肝性喜急故食甘物而取其寬緩也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心性喜緩故食酸物而取其收斂也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喜氣逆故食苦物而取其宣洩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究斯宜食乃調利關機之義也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脾氣方化故應脾宜味與衆不同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腎性喜燥故食辛物而取其津潤也辛散酸收甘緩苦

堅鹹耎毒藥攻邪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食虫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五穀為養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黄黍也五果為助謂桃李杏栗棗也五畜為益謂牛羊豕犬雞也五菜為充謂葵藿薤葱韭也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並隨五味所宜也

五味所入　五藏所惡　五藏所藏　五氣所病

五味所禁　五藏所化　五藏所主　五精所并

黄帝内經宣明五氣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藏所惡心惡熱熱則肺潰肺惡寒寒則氣留滯肝惡風風則筋燥急脾惡濕濕則肉痿腫腎惡燥燥則精竭涸是謂五惡　五藏化液心為汗泄于皮膚也肺為涕潤于鼻竅也肝為淚注于眼目也脾為涎溢于唇口也腎為

唾生于牙齒也是謂五液　五藏所藏心藏神精氣之化成也靈樞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肺藏魄並精氣之匡佐也靈樞經曰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肝藏魂神氣之輔弼也靈樞經曰隨神而往來者謂之魂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腎藏志專意而不移者也靈樞經曰意之所存謂之志腎受五臟六腑之精元氣之本生成之根為胃之關是以智能則命通是謂五臟所藏　五臟所主心主脉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裹筋肉間拒諸邪也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過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髓榦以立身也是謂五主　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

呑腎為欠為嚔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　五氣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十二官

十二節

黄帝内經靈蘭秘典論黄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

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

養生則壽沒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又寶命全形論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

風者百病之長

風者百病之始

黄帝内經風論篇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已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為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户所中則為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為腦風風入係頭則為目風眼寒飲酒中寒則為漏風入房汗

出中風則為內風新沐中風則為首風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飱泄外在腠理則為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又骨空論黄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風府穴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穴中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瀉用鍼之道必法天常盛瀉虛補此其常也

風雨傷人先客於皮膚

邪客於形先舍於皮毛

黄帝内經調經論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則痛

又繆刺論岐伯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

不去入舍於經脈内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俞命曰繆刺

因四氣而調神

因五方而異治

黄帝内經四時調神大論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

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飱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氷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又異法方宜論篇黄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

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濵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强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

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氷洌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

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商山四皓

九嵕四皓

按四皓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前凉録張重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答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

四皓冢為不還山也

南史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焦先瓜牛廬

楊沛瓜牛廬

魏畧隱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

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

裴松之云按魏畧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中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黄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孫登嘯蘓門山

孫登嘯宜陽山

晉書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籍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

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　酈道元曰案孫綽叙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晉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即神游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標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真誥趙威伯善嘯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

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飈合或露雨其濛矣評曰按晉書登嘗往宜陽山與榮緒所載畧同而特不及其嘯余曽游蘇門其上蓋有嘯臺云滎緒合二事而并載之豈别有據耶

沈道虔凡十二命皆不就

徐伯珍應十二召皆便退

南史沈道虔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守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又徐伯珍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賜竹根如意

賜竹節如意

南史齊建元元年冬徵明僧紹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曰不

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

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為榮焉

北堂書鈔劉義慶啓事云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晉書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脱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隣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

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南部新書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小松七本于
庭自號七松處士
杜子美與野老相狎
司空圖與野老同席
舊唐書杜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
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
不冠其傲誕如此

又司空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文取季隗衰取叔隗

策納大橋瑜納小橋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吴志孫策欲取荆州以周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

結裙

持履

拾遺記成帝常以三秋閒日與飛鷰戲于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貴其不沉没也每輕風時至飛鷰殆欲隨

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鸞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
得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鸞結裾
之處
趙飛燕外傳帝與后游太液池中流歌酣風大起后
順風揚音徐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帝曰無方為我
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
負羈妻識晉公子而饋飱
亭長妻識漢武帝而獻餐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及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後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

水經注漢武帝微行柏谷遇辱竇門亭長妻深識而

餽之既返王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鸞渡令賈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曰長𩚍容于柏谷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又云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

以勞訓子

以謙訓子

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
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
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
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魏志注鍾會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
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
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

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曾曰學猥則倦倦則易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令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義每使曾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曰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慎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曾為尚書郎夫人執曾手而誨之曰汝弱冠

見敘人情不能自足自足則損在其中矣

截髮供費

截髮供饌

列女傳樂羊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晉書陶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甞過侃時

倉卒無以待賔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

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

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

張夔稱美之夔名為督郵　又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至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于内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聯姻貴族將來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

孟宗母還鮓

陶侃母封鮓

吳錄孟宗初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晉書陶侃初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矣

王經母謂經當知止

潘岳母謂岳當知足

魏志清河王經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三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隷校尉終以致敗

晉書賈謐二十四友潘岳為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按漢書張湯傳注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三國志裴松

之注曰虔説未暢淳説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溲而為之

評曰知足知止玄元訓也二子不知而二母知之誰謂笄褘之識不足參義方乎君子謂二母當與知廢知興者並傳

劉氏集諸長幼喻以忠節

孟氏激厲丈武喻之逆順

北史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并在外城

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于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内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于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

又任城國太妃孟氏者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

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

曹娥號哭投江

女絡哀哭自沉

後漢書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按項原列女傳娥投衣于

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

華陽國志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郡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適分金珠二錦嚢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户曹掾為之立碑

趙娥袖劍報父讐

孫氏揮杖殺夫讐

魏志龐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訖徐詣縣顔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

北史郁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

王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縁情定辠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隨子作東征賦

隨夫作南征賦

文選曹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

舊唐書宋庭瑜妻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

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
以叙志詞甚典美
羊為汝徘徊何况於人
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
南史宋文帝乘羊車每至潘淑妃戸羊輒舐地不去
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
世説桓温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
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刄襲之正值李梳頭髮

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之

高辛女配犬

阿史那交狼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冦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

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郡臣怪而診之乃吴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為僕豎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

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㒧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又陷北記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數其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筯

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北史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于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

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漢公主妻烏孫昆莫自治宮室

唐公主妻吐蕃弄贊遂立宮室

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

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宫室居歲時一再與
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
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
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
食兮酪為漿居常思土兮心内傷願為黄鵠兮歸故
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新唐書貞觀十五年妻吐蕃弄賛宗女文成公主詔
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賛率兵

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醜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脅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悉國人褚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氊罽襲紈綃為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

烏桓婦至嫁時方養髮

鮮卑俗唯婚姻先髠頭

後漢書烏桓以髠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方養髮分

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摇注云簂音吉悔反字或為幗婦人首飾也

又鮮卑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髠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

夜郎剖竹而生

哀牢觸木而感

後漢書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

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吴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又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

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

弁辰國兒生以石厭頭

康居國子生以蜜內口

魏志弁辰國兒生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

褊頭

舊唐書康居國生子以蜜内口中明膠置掌内欲其

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巴師勇銳歌舞

賨民銳氣喜舞

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

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

前歌後舞也

又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周時肅慎貢楛矢

魏時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

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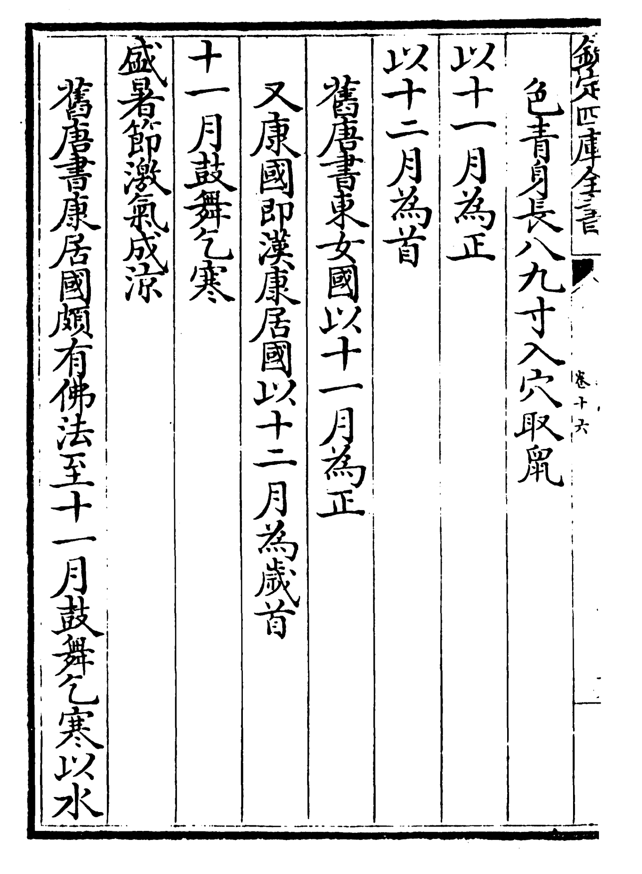
魏志景元三年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罽賓國獻褥特鼠

波斯國獻活褥虵

舊唐書貞觀十六年罽賓國遣使獻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

又波斯國伊嗣俟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虵形類鼠而



色青身長八九寸入穴取鼠

以十一月為正

以十二月為首

舊唐書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

又康國即漢康居國以十二月為歲首

十一月鼓舞乞寒

盛暑節激氣成涼

舊唐書康居國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

相潑盛為戲樂

又拂菻國每至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㩜水潛流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凉風其巧妙如此

以駝候風

以鳥卜歲

舊唐書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弊行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

沙中人以為候即以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又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齎楮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而有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為鳥卜穀新唐書作穀

灼骨以卜

觀跡以占

後漢書倭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

魏志夫餘國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

以丹朱坋身

以麝香塗身

後漢書倭國男衣皆横幅結束相連女人披髪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反

舊唐書林邑國俗皆徒跣得麝香以塗身一日之中再塗再洗　又後漢書夫餘國好養豕食其肉衣其

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祼袒以尺布蔽其前後

驃國不衣繒帛

于闐初無桑蠶

舊唐書驃國好生惡殺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皆以竹五十本束之復犯者撻其背數至五輕者止三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依桑門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

氎為朝霞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為其傷生故也

新唐書于闐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治繭

張草為屋

釀麋為酒

胡嶠陷北記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又東女真能醸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高昌有蒲萄酒

龜兹饒蒲萄酒

舊唐書高昌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

又龜兹國饒蒲萄酒富室至數百石　又漢書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

林邑國以檳榔汁為酒

訶陵國以椰樹花為酒

舊唐書林邑國以檳榔汁為酒有結遼鳥能解人語

又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為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夫餘國譯者詭手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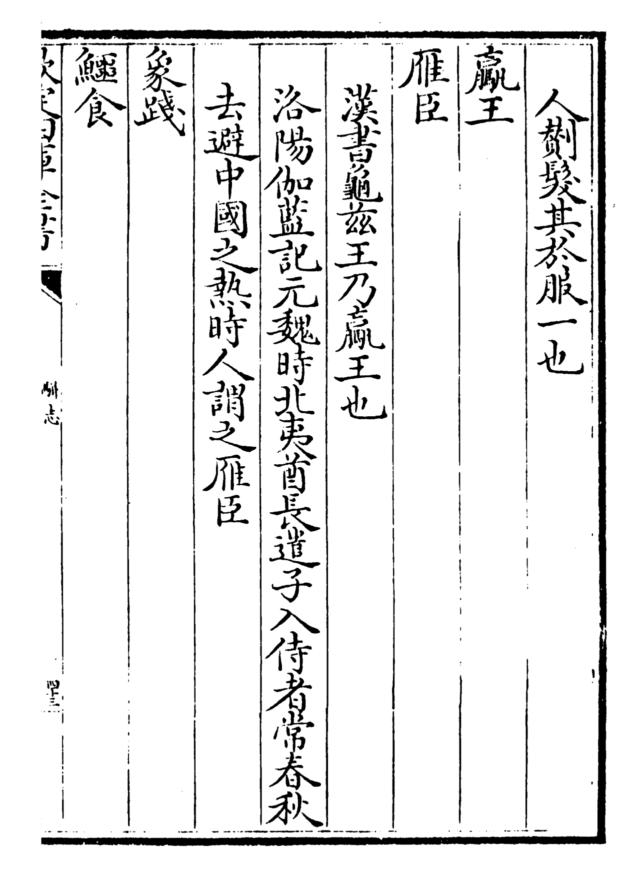
天竺國敬者舐足摩踵

魏志夫餘譯人傳辭皆詭手據地竊語　又倭人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

舊唐書天竺國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

又吐蕃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

又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



人劗髮其於服一也

𣎆王

雁臣

漢書龜茲王乃𣎆王也

洛陽伽藍記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春秋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象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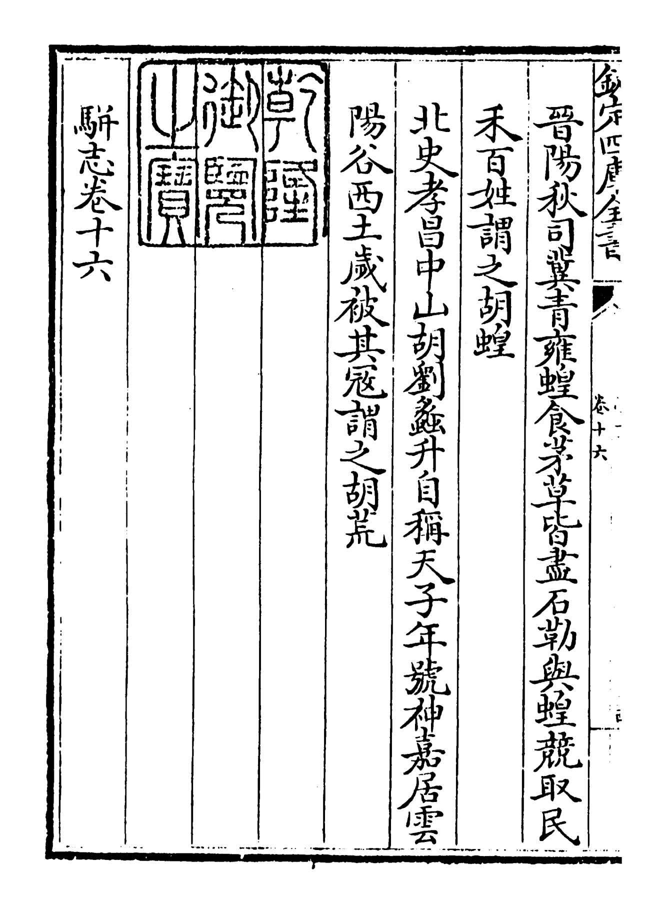
鱷食

唐書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又驃國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吳時外國傳鯔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敕捕取置溝塹中尋有所忿者

縛以食鱷若罪當死鱷不食便解放以為無罪　又南史林邑國于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圏虎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鱷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　瀛涯勝覽占城國内鱷魚潭有爭訟官不能斷者則令二人騎水牛過此潭曲者鱷魚出而食之直者雖過數次鱷出而不食也

胡蝗

胡荒



晉陽秋司兾青雍蝗食草木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

北史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乾隆御覽之寶

駢志卷十六